

人性与不羁的爱情

生与死的战争惊悚

石小克 立冬★著

[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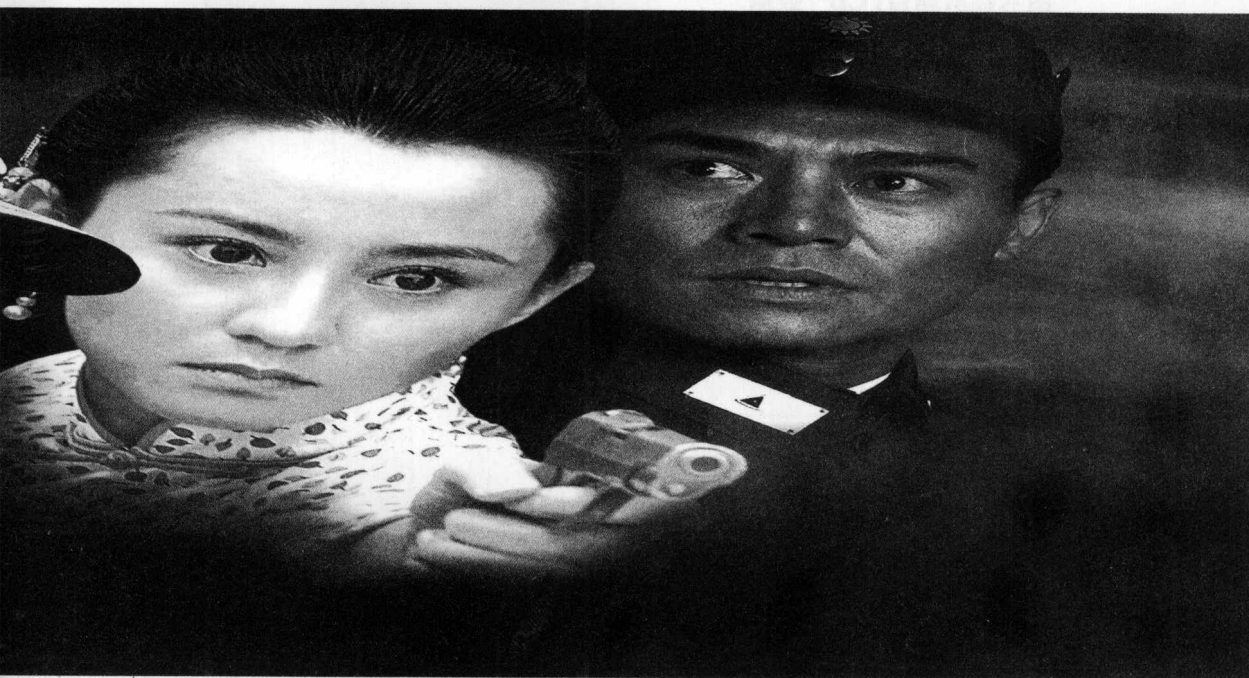
仁者无敌

中国纺织出版社

人性与不羁的爱情

生与死的战争惊悚

仁者无敌



[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石小克 立冬★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者无敌/石小克,立冬著.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64-4847-5

I. 仁… II. ①石… ②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3831 号

策划编辑:李陵申 责任编辑:苏广贵

责任印制:刘 强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东直门南大街6号 邮政编码:100027

邮购电话:010-64168110 传真:010-6416823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faxing@c-textilep.com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21

字数:300千字 定价: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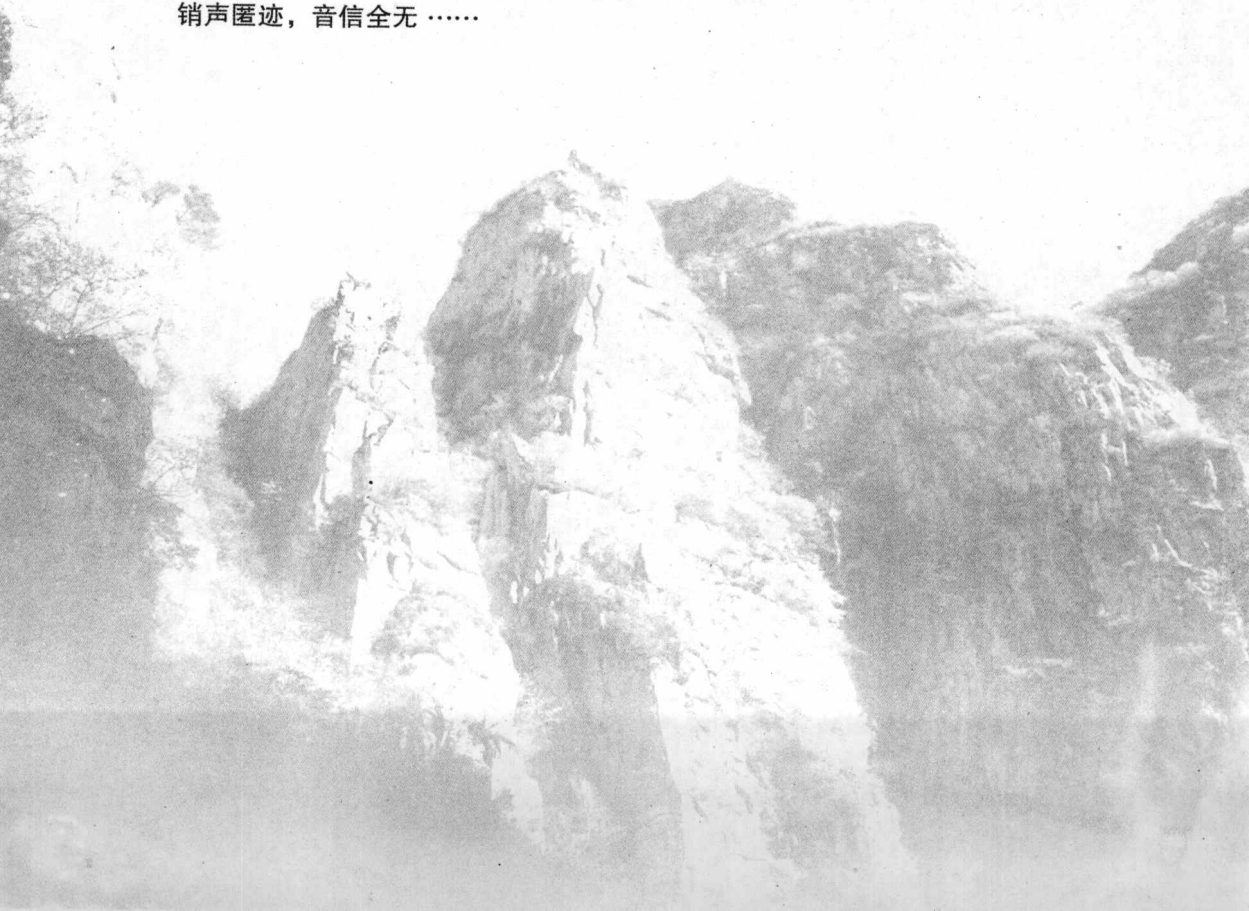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市场营销部调换

楔子

地处三省交界的银江，有一座神秘莫测而又奇特的荒山被称为断魂山，正如其名，凡飞禽，凡走兽，凡蝼蚁蜂蝶，在此竟然绝迹难觅，故此山名断魂。

外观此山，枝繁叶盛，杂草也生得格外幽密，风一吹过，簌簌作响，任凭阳光普照，却也见不得山里面有多许的亮光。如此地严实，仿若迷宫。据史料记载，从古至今，千百年来凡进入此山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死去或失踪了，没有人活着出来。到了明清时期，当时的银江州府立碑警示路人禁止入山。

清末以及进入民国后，曾有数支中外科学考察队进入此山探险，但也同样销声匿迹，音信全无……





一九三三年夏初。

银江晴空万里，日头升得正好。

一个人神色慌张而又跌跌撞撞地跑来，恍惚中一个人的背影悄然而过，此人警觉地回过头来，满脸的恐惧，慌不择路地从山林跑上了小道。看到一座破旧石碑，半悬在荒芜的山石间，上面写着几行碑文：

断魂山诰

此山为一邪僻之地，凡古至今，入此山者皆无一生还。

怪哉，凡飞禽，凡走兽，凡蝼蚁蜂蝶，在此竟然绝迹难觅，故此山名断魂。

警曰：此山不可入，此水不可饮，此处不可留。

大清道光四年 银江州府 勒立

此人在石碑前稍稍犹豫，匆匆扫了一眼碑文，便很快掠过而去。

山林外的大道上一群飞驰的马队，随着“吁”的一声，马队停下来，马蹄犹自在空地上踢腾着。骑马者个个凶神恶煞，为首一人瞧着立在山石上的石碑，喊了一声：“娘的，杨老成往那边跑了！”一个人大声喊道：“老田，我们怎么办？”被称作老田的人用马鞭指着一个人说道：“你在这儿等老板，其余的跟我追！”

杨老成在山道上跌跌撞撞地跑着，他一边跑，一边惊惶地回头。马队在他身后追来。杨老成满脸恐惧，他见山道旁边悬崖绝壁下一个山洞里杂草葱郁，长得半人多高，他暗自思忖，便不顾一切地一头钻了进去。

被称作老田的人和马队都赶了过来，他们只看见山洞又开始渐渐淌起水来，山泉逐渐掩住了洞口，形成了一挂极其不起眼的瀑布，刘老田和马队停在了瀑布前，看着眼前的情景，一个家丁高喊起来：“老田，你看，杨老成从这儿钻山啦！”老田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娘的，钻进去他就活不了！——走，回去向老板报告！”马队疾驰而去。

这边山林旁的一处空地上早已有三两人等候，其中一人在马背上端坐如山，他黑黝黝地四方脸上似乎没有表情。两条眉毛如同利剑微微挑起，一双三角眼闪烁这深邃而又锐利的光芒，这光芒，似乎能穿透到人的骨子里去。

顷刻间，刘老田朝这边奔驰而来，他“吁”的一声，随即下马，反手一指，毕恭



毕敬地说道：“老板，杨老成这老家伙钻断魂山啦！”此人一扬马鞭，厉声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走！给我把他的家抄了！”

刘老田有些迟疑，犹豫着道：“老板，杨老成的老婆已经上吊，儿子也疯了，您看……”此人勃然大怒，大声吼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手下留情，老子就剥了谁的皮！”众家丁齐声应道：“是，老板。”家丁们簇拥着他一同飞驰而去。

此时正在山林坡上勘察地形的国军七十九团团长方为雄和他的参谋长郝斌看着山下的马队气势汹汹地急驰而去，不禁向郝斌问道：“这人是谁，怎么如此嚣张？”

郝斌端着双臂，叹气说道：“此人就是银江有名的‘老剥皮’，宝源钱庄的老板皮德贵！”方为雄不解地问道：“这里离银江几十里地，他跑来干什么？”郝斌拿着望远镜望正在对着一个方向勘察，他一边观看，一边说道：“十有八九是为杨老成欠他的债来的，杨老成是冷水铺最大的财主，如今皮德贵已经逼得他家破人亡还不肯放过，确实够恨！”

方为雄冷冷道：“一定要灭灭他的锐气，管教管教他才是。”两人说着，从林子里走到那石碑前，他瞧了瞧碑文，转过身来：“郝参谋长，这断魂山真有那么邪吗？”

郝斌看看周围，点了点头：“邪！——我们本地人从没听说谁敢进去，去年有几个美国人，说是科学家，他们进去了，到今天也没出来，蒋委员长还派了飞机去找，结果飞机在天上绕了一圈，一头栽了下去，从此就无影无踪了！”

方为雄转过头去看了看周围，思索片刻，又道：“那，就是这里了，回去报告旅座，这里地形极佳，形如口袋，它就是我给杨山虎杜秀梅的银江红军挖的一个坟墓！”

银江监狱内一阵脚镣拖地的“咣当”声音，两个衣衫烂缕，浑身是伤的犯人戴着手铐脚镣被押出来，他们走到了刑场墙边，转过身来，从容地站在了那里。对面一排荷枪实弹的敌人的枪口，行刑警察队长，一声长喝：“举枪！”刑队刷地一下，举起了枪，瞄准了他俩。

刑场上，两人对视了一眼，忽地高喊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行刑队长猛地一挥手，数枪齐发，两人应声而倒。

一个领章佩着中校军衔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面貌冷若冰霜的少尉女军官并肩站立，瞧着这一幕。中校男子转过身来，说道：“雪君，这又是共党的重要人物，共党从江西派他们来银江掌握军事大权，但落到我手上了，这已经是被我们捕获的





第二批人了!”少尉女军官是董雪君,剿匪司令部的机要秘书,中年人是李文博,特务队中校队长,俩人并肩边说边走回办公室。董雪君冷冷问道:“您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杀了他们?”李文博走回到悬挂有青天白日旗帜的桌子前拿起一份“银江剿匪司令部组织”的名单,展开递给了董雪君,脸色漠然说道:“我得到确切情报,共党准备劫狱,所以必须先下手,以绝后患,凭你的感觉,告诉我,他们当中哪一个有可能是共党代号‘猴头’的匪谍?”

董雪君仔细地看了看名单,犹豫说道:“老师,我不敢妄言!”

“不用忌讳,大胆说!”

董雪君没有说话,李文博轻声道:“银江的共党地下组织活动猖獗啊,除了劫狱,他们又在策划一个兵变阴谋,其中危害最大的,便是这个‘猴头’和一个叫‘老徐’的人,而值此剿匪行动即将开始之际,一旦发生兵变,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南昌行营非常紧张,已经数次来电询问匪谍案有何进展!”

董雪君柳眉微轩,问道:“您是想让我来侦查这件事?”

“你是我最欣赏的学生,又在司令身边,此事非你莫属!”说完,他用手指在名单上点了几个人“这几个是我认为的重点,记住,察言观色,暗中探访,一定让他先露出尾巴来。还有,此事暂时守秘,任何人不得告之”。董雪君敬了个军礼后,转身往外走去。

刚好进来的特务桃子擦肩而过,桃子瞄了董雪君一眼,走过来递给李文博两份请柬。李文博接过来问道:“谁送来的?”

桃子连忙应道:“翠绿楼戏班的老板小鱼儿,今天是她生日,请您捧场,听说谷司令也要到,还有一份……”说着犹豫起来,向李文博弓着腰陪着笑继续说道:“哦,这另一份,是我二舅钱广,开榨油铺的,想借队长您的面子摆个场子!”

李文博自顾自地在办公桌上收拾着文件,随口问道:“怎么啦?”

桃子又把脑袋低了一尺,挠挠头,支支吾吾地说道:“他欠了皮德贵的,皮德贵已经放了话,要把他的榨油铺收了……”

李文博眉头一皱,拿起请柬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忽然,他又往桌子上一扔,一口答应道:“告诉你二舅,这个面子我给他撑定了,这个老剥皮搞得民不聊生,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桃子大喜过望:“谢谢队长!”

华丽气派的杨府此时哭声,斥骂声,搬东西的声音乱成一团。院子一隅,杨老成的几个家眷正围着一具尸体哭哭啼啼,这是已经上吊咽气的杨老成的老婆。皮德贵站在院子正当中,手持马鞭对家丁们指手画脚,家丁出来进去,由后堂和



书斋里分别搬运出大小不同的值钱物件。

皮德贵厌恶的看着哭泣的娘儿们，臭着脸，朝一个家丁挥了挥马鞭，大声喝叱：“他娘的，嚎什么嚎，把他们赶到屋里去，我听着烦！”那个家丁点头跑了过来，扒拉着那一簇人堆，哄赶到了一边。

这时，刘老田领着一个俊俏的姑娘出来，走到了皮德贵的面前，刘老田唉声叹气地说道：“老板，她就是杨老成那的丫环名叫莲花，狗日的杨老成，和他儿子一块想糟蹋她，她不从，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要不是我们早来一步，杨老成和他那黑心婆娘就要把她装麻袋沉河里了！”莲花一下子跪了下来，央求着：“老爷，行行好救救我呀。”刘老田看了她一眼，又愤愤说道：“这杨家爷儿俩，凡乡邻附近他们看中的女人都让他们给糟蹋了，老子刚才没追到他，要是追上了，老子非一枪崩了他不可！”

皮德贵也是恨得直咬牙，看着莲花，一把将她拉了起来，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银元塞到莲花手里。莲花见那银元，摇着头，扑通又跪倒在地上，她绝望地哭喊着：“老爷，我爹娘已经不在，我没有家了，我是被卖到杨府来的，您给了我银子，是要让我去哪呢！”莲花哭着怎么也不起来。皮德贵沉默片刻，向刘老田一招手，“老田，先带她回钱庄。”莲花一听，连忙点头答谢，刘老田扶她起来。

一个家丁匆匆进来，走到皮德贵耳边轻语了几句，皮德贵脸上陡然变色，他怒叱：“他娘的！”说着转过头来看着家丁们，大声喊道：“伙计们，把这里都给我搬空了，谁要是敢拦着，马鞭伺候！”

太阳正午之后慢慢向下跌落，断魂山里的杨老成扒开丛林，喘着粗气，从山崖下贼头贼脑地钻了出来。山崖缝隙里一股清泉淙淙流了下来，杨老成看着那水盈盈闪闪的，上前用手接了一捧，喝了起来。

冷风忽而静止，“嚓”的一声，接着又是一片静寂。杨老成恐惧的颤抖着，他眼看着地上的黑影还在向他移近，他已经退到了山崖小溪旁，他左右顾盼，两手下意识的乱抓着，他抓到了什么，低头一看，是一个死人的骷髅。他“啊”的惨叫一声，扔掉骷髅，正要大口喘气，喉咙里却又被塞住，刚刚喝下去的水此时像万千虫蚁一般钻破肚子里的肠道，渐渐的身子软软的坐在溪水里，两眼死死的盯着那片移近的黑影。那片黑影终于遮住了他，他绝望的抬起头来，嘴里忽然不咕噜了，表情凝固，两手垂了下来，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他已经断气了。

朗朗的读书声从银江小学里发出，又扩散出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先生是本地唯一留洋回来的沈炎，他





正在津津有味地带领孩子们念着千字文。

忽然见教室外有两个人,隔着窗户正瞧着他。他猛的一愣,额头上立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他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放学后,沈炎心神不宁的夹着几本书从街道上走来,他不时惶惶地回头看看。拐过了一个街角,又下意识的回头瞧了一下,待他转过身来时,刚才在教室外的两人,忽然出现在他面前,一左一右夹住了他,沈炎一惊,脸色立刻变得苍白,颤声说道:“你们……?”其中一人沉声问道:“沈炎?”沈炎点点头,右边人轻声喝道:“少废话,走!”沈炎正要犹豫,右边人长衫里的一支枪已经顶住了他,沈炎早已吓得一身冷汗,腿不由自主的转身跟着他们迈动步子,迎面一辆军用吉普车驶来,汽车上的李文博一见到沈炎,热情的招呼了他一声:“之蒙啊,你怎么在这儿呢?”沈炎抬起头来,慌忙喊道:“哦,李队长!”挟持沈炎旁两人见到李文博等人,悄悄地溜了,李文博看了看他们,问道:“之蒙,刚才那两人是……?”沈炎用手扶了下眼镜,说道:“哦,哪两人?——你在说谁?”李文博朝车里的特务一挥手,厉声道:“是共党!——大鼓,快,带两个兄弟马上去追!”特务下了车,持枪朝巷子里追去,李文博也下了车,走到沈炎面前,连恐带吓地说道:“之蒙啊,看来你终究躲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你了,共产党杀叛徒坚决果断,还是那句话,之蒙,到我这里来吧,我能保护你,我也需要你!”

沈炎身上冷汗还未干又被李文博这么一说吓得脸上蜡黄,耷拉着脑袋,摇了摇头,转身慢慢走去了,李文博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打起小算盘,大鼓匆匆走过来,报告说道:“队长,那两人跑了!”

李文博脸色一收,冷声道:“从现在起,派人盯着他,共产党一次杀不了,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他可是一个大诱饵!”

令沈炎欣慰的是自己的发难妻子葛玲,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妻子教女儿沈鸥朗声念《论语》:“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沈鸥稚嫩的声音跟着念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沈炎愣了一会儿,还是推门进来,他下意识的将门关上,葛玲看见他,站了起来,柔声问道:“之蒙,回来了!”沈鸥转身,嚷嚷喊道:“爸爸,爸爸!”

沈炎摸摸她的小脑袋,说道:“小欧,爸爸有事和妈妈谈,你到里屋去温习一下功课好吗?”沈鸥点点头,抱着书本,朝里屋跑去了。葛玲走了过来,担忧地问道:“之蒙,看你脸色不好,怎么回事?”沈炎脱口就道:“他们找到我了!”葛玲一惊,问道:“他们?”沈炎点点头,惊魂未定:“刚才差一点儿杀了我,李文博正好路过,他们不得已才放弃我!”葛玲摇痛苦地说道:“都过去四年了,难道他们对南坪



起义失败的事还要追究？”

沈炎叹口气道：“曹云，刘青，夏伯侯，张鸣晨，他们都是那么的年轻，就被敌人割下了头，挂在城楼上，真是惨不忍睹，曹云是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就是他领我走上了革命的路啊！”葛玲看了看里屋，低声说道：“嘘，小声点，别让小鸥听见了！”

沈炎难以掩饰：“他们牺牲时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想起来，我这心里就一阵一阵的痛，我每天都扪心自问，我当时为什么胆怯退缩，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勇敢的面对敌人！”

葛玲叹口气，抑制住绝望：“之蒙，如此你就太冤了，如果你真有个三长两短，小鸥怎么办，她可是曹云留下来的唯一的骨血啊！……要我说，我们离开银江吧！”

沈炎抬起头，面无血色，继续说道：“葛玲，这四年来，我们一直在搬家，一直在逃，从南坪到涪州，从涪州到银江，我们还能往哪里逃？”

葛玲不堪回首地打断了她，无力说道：“别再提那些日子了，哦，你今天又见到李文博了？”

沈炎点点头，脸上瞬间浮现出一丝希望的光色，这一丝的希望，瞬间魔力般地镇住了他心中层层波动，猛然，一种东西莫名地朝他胸口呼然一击，他顿顿神色，又道：“他一直想让我为他做事，但我不能答应他！”

“当然不能答应他，他是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啊！”葛玲的声音果断而又坚决。沈炎呆坐着，他看着葛玲的脸，心中恐惧、困苦、无奈、绝望，又统统一股脑地涌了上来，哭声说道：“可是葛玲你说，我们躲不是，不躲也不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两人神情茫然，面面相觑，竟然无话可说了。

热闹的尚之堂大酒楼里，大堂舞台上唱着名段。大堂里坐满了客人，一边吃饭喝酒，一边不时为戏子的演出喝彩。跑堂手托盘子肩搭毛巾，吆喝着在客人里穿来往去。

此时，信步走来一个风姿绰约，一身白衫白裤，蛾眉弯而细长，两眼如同一汪清水的女子，目光所扫之处不禁开出一片花海。在看那鼻子如同玉器雕琢出来一般的灵巧。两片灵润的嘴唇沉静地合着，她是美的，是静的，如同一块青玉。

她不开口，看上去就像是画中的女子。只是她这一沾地，即使再开口，也就全然不再是原来的她了。如此想来多了几份尘世的味道。

她已经在和酒桌上的宾客们寒暄了，那眸子里柔情像是一粒定心丸，谁见了都会沉浮下来，吸了进去都不知。她始终保持这浅浅的微笑，就这样转过这一桌





子,绕过那一桌子,说着走着,乌黑的头发打了一发髻,那张脸再清俏不过了。且说这酒楼里的气氛因为一个姑娘的出现,又不知活泛了多少。

她身后跟着的丫鬟也是一个俊秀俏丽的姑娘,只是相形之下,那姿色里缺少了几份令人情不自禁的东西。

这时酒楼刘老板一声招呼“萧鱼小姐”,殷勤地迎了上来。他一伸手,引着两人朝包厢走过来。经过走廊时刚好迎面碰到了皮德贵和刘老田。萧鱼像没看到他们似的,目不斜视的傲然而过。皮德贵也是一脸的不屑嘴里还骂道“臭戏子”。李文博就站在一个包厢门口,朝走来的皮德贵抱抱拳,皮德贵一拱手,他们互相谦让着,走进了包厢。

透过“银江剿匪司令部”牌子看偌大院子像一座堡垒,四周把守的白军警戒着。有几个穿着军服的人从主楼里走出来,为首的是银江剿匪司令部少将司令谷天成,他旁边是方为雄,两人正在交谈着,董雪君仍是冷若冰霜地紧跟其后。

方为雄继续道:“旅座,我在断魂山外已经实地勘察过,那是个天然的口袋,地形绝佳,我有把握在此一举歼灭杨山虎杜秀梅之共党!”

谷天成呱呱不休地说道:“他奶奶的,我本来无心剿共,可这股匪患越闹越不像话,昨天又把溪口镇刘大麻子掳去了,刘大麻子可是我的拜把兄弟啊!”

方为雄置若罔闻,又接着说:“旅座,得当机立断,否则红军趁势做大,有如星火燎原,就再难遏制了呀!”

谷天成一听,横眉怒视,大喝:“他奶奶的,当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赵参议拟定的剿匪计划你看了吗?”

方为雄点头说道:“我看了,这个计划太过劳师动众,旅座,消灭银江红军,我七十九团一个团足够了!”

两人说着已经走到大门口,谷天成瞧了瞧自己的专车,忽地回过头来,乐呵呵地:“肃远,你连年征战,尚未婚配吧?走,今夜我带你去认识一个人!”

方为雄还在为刚才的事情凝目沉思,听此话他不禁一愣,纳闷谷天成肚子里到底卖什么药。

谷天成见其十分窘迫,却是哈哈一笑:“翠绿楼戏班的老板小鱼儿,那可是个国色天香!——哎,雪君,你见过小鱼儿,你觉得她和方团长怎么样?”

董雪君淡淡一笑:“郎才女貌!”

谷天成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说得好,肃远,今天我就要让这个美人来配你这个英雄!”

方为雄一听,兴致索然。谷天成钻进汽车,见方为雄犹豫地站在那里,喊道:



“走呀，肃远，你还愣在哪里作甚？”方为雄摇摇头上了车，董雪君随即也上了车。转眼，汽车驶了出去。

汽车悠然驶到尚之堂大酒楼门口。几下关门声，谷司令，方为雄等下了车。谷天成的贴身侍卫副官廖三打头走了进来，此人膀大腰圆，一副檀木折扇插在脖颈里，他正吆喝着向前开路。刘老板立刻冒了出来，一副笑脸相迎的样子，喊道：“谷司令来啦，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啊！”廖三不耐烦喊道：“废那么多话干嘛，小鱼儿来了吗，带路！”刘老板连连点点，带着谷司令一行等人，在酒楼众目睽睽之下，进了包厢的走廊。方为雄虽不情愿也只好勉强的跟去了。

酒楼大厅里甚是热闹，客人中刚才行刺沈炎的一年轻人低头自顾饮茶，但他的双眼却警觉地注视着众多国军军官，眼睛也一直跟着他们身影。

随着一声“谷司令到”的喊声，包厢里的客人都站了起来。几个军官向司令敬礼，萧鱼更是满面春风，喜笑颜开的迎到了门口，娇声说道：“谷司令大驾光临，小鱼儿不胜荣幸！”

谷天成摇摇头，哈哈一笑，说道：“小鱼儿，少给我来这套酸里吧叽的！”一阵大笑，朝里面走来。

萧鱼螭首微垂，跟在谷天成身边，笑吟吟地说道：“司令嫌我烦呀，得，我不说了！”

谷天成满脸的得意，摇头又道：“不说可不成，等会还得唱一出京剧——‘十八摸’。”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萧鱼嫣然一笑，缓缓说道：“司令尽开玩笑，‘十八摸’不是京剧的段子，怎么上得了台面呢？”

谷天成走到首席坐了下来。丫鬟立刻上茶水。小鱼转身，差点撞到了方为雄，猛然，两人四目相视。谷天成坐在一边，突然叫了一声：“肃远，来，坐。”一直盯着小鱼的方为雄礼貌地向点了下头，小鱼也不觉莞尔。

谷天成看着这情形，会意一笑：“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小鱼儿。”

方为雄坐了下来，他脸上似乎有些尴尬，心里琢磨此人，似曾在何处见过，恍惚之中他又伸出手去端那桌子上的茶水，却不料，一下子又碰到了小鱼的纤纤细手，只见小鱼刚好端来的茶水却被他这么一碰，水波荡漾溅了出来，茶水撒在了她的手腕上，方为雄慌忙点头道歉，小鱼虽已是芳容失色却也直道无妨无妨，两个人手忙脚乱。

方为雄坐着一言默不作声，他浑身通透地凉了起来，那寒意击的他不禁心中打了个冷噤，失声喊道：“你是……凌飞。”

闻声，正在说笑的众人忽地转过脸来，均为诧异！空气顿时凝固。





方为雄此时目不斜视，又道一声：“我想我们认识，我们一定在哪里交过手。”

萧鱼柳眉微蹙，愣了半晌，莫名问道：“这位长官，您在说什么？”

方为雄貌似回顾，且边想边道：“你惯使双枪，百发百中，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去年横行赣南，令人闻风丧胆的女共匪凌飞！”

谷天成闻言大变，纵声斥道：“他奶奶的，小鱼儿，你是共产党？”

廖三和众军官都纷纷拔出枪来，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此刻这酒楼的另一个包厢里的气氛也异常压抑，李文博把着酒杯，瞧了瞧板着脸的皮德贵，又看看惶恐的钱广，他再次举起杯来：“今天我做个中间人，皮老板，钱老板的事你就放他一马，成吗？”

皮德贵看了他一眼，冷笑一声，道：“我的钱庄有谷司令的股份，规矩是司令定的，司令定的规矩你也要破？”有人撑腰令李文博一听，顿时黯然。

剑拔弩张的这边包厢里，气氛僵持住了，萧鱼那见过这情形，妩媚的脸上顿时煞白，朗声说道：“司令，您带的这位长官真会说笑，今儿可是小鱼儿我的生日啊，来，我敬您酒！”说着端起酒杯。

方为雄一听，连忙喝道：“慢着，放下酒杯，姑娘可否把手伸过来让我检查一下，我并非冒犯，司令也在，倘若不是，可以为你见证。”

萧鱼转过脸来，她放下酒杯，将手一伸，方为雄一把攥住她的双手，缓缓地端详起来。萧鱼抬头看着他，忽然害羞地缩回去，本来煞白的双颊此刻又红到了脖子根，众人也莫名其妙的睁大眼睛，谷天成此时已经被搞得云里雾里：“他奶奶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方为雄没有回答，抬头看着萧鱼，又厉声问道：“你去年在什么地方？”

萧鱼脸上的红晕又恢复了平静，坦然道：“我就在银江呀，司令知道的，我的戏班去年都在这里呀！”

谷天成连连点头，应道：“对呀，这我作证，翠绿楼开张还是我包的头场嘛，她怎么就成共党了呢？”

忽然，“啪”的一个立正礼，方为雄大声道：“对不起萧姑娘，是我方某认错人了！”

谷天成看了哈哈地笑了起来，笑罢，又连忙说道：“他娘的，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呀！——方团长，小鱼刚才被你从头到脚这么一通检查——我谷天成可是看在眼里了，这要是传出去了，不是让人家说咱们欺负人吗。说句公道话，人你已经摸了，身体你也检查过了，我看小鱼儿这人就归你了吧。小鱼儿你也别哭啦，



方团长青年才俊，是我的爱将，摸你两把你也不亏呀！”

萧鱼闻言更是委屈，娇声道：“可是……”

谷天成一扬手，说道：“可是什么，老子本来就是来当媒人的，他反正占了你便宜，你就顺便嫁给他吧！”

萧鱼破涕为笑：“司令您真会安排，人家就怕当兵的嘛！”

谷天成大笑起来，朗声道：“来，大家都喝了，给小鱼儿压压惊，小鱼儿，我这个媒，可是当定啦！”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欢笑着举起了酒杯来。

包厢布幔的后面，一年轻人手里掂着枪一直紧盯着包厢里边的情形。此时，他也轻舒了一口气，抹去满头大汗，收起了枪旋即离去。

站在布幔旁边的董雪君感觉到有动静，迅速揭开布幔一角，只见一个灰色长袍一闪出了门。

包厢这一头，皮德贵和李文博还在僵持着，隔壁的欢闹声传来，皮德贵听了听，淡然一笑，又道：“你听，谷司令在隔壁，要不要请他过来一下呀？”

李文博自己斟了一杯酒，话锋一转：“皮老板，你有些事也太过分了！”

皮德贵附和道：“请李队长指教！”

李文博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杨老成被你逼得家破人亡不说了，银江东头的毛大发，一个盐商，你居然把他逼得跳玉溪河，角头村的大地主郑玉树，跟你有什么仇，你把他的家产夺来分给佃户，你这么干，跟共匪分田地有什么区别？”

皮德贵满不在乎地又道：“他娘的，你别提郑玉树那兔崽子。”

李文博又道：“还有响水湾的财主牛扒皮，你把他搞得倾家荡产，兴隆织布厂的老板张富，你居然罚他去扫茅厕，他不就是欠了你的高利贷吗，你至于吗？”

皮德贵哼了一声：“这还算轻的，我就是让他知道欠债不还的滋味！”

李文博愤愤说道：“整个银江让你弄得鸡飞狗跳的，你知道银江人都怎么说你吗，——黑心肠，老剥皮，人都说你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你要落在共产党手里，一定把你皮德贵脑袋给咔嚓了！”

皮德贵不以为然：“共产党不欠我的，我也不逼他们的债！”

李文博见皮德贵软硬不吃，急了，他站起来，片刻，他突然朝皮德贵走过来，愤然骂道：“你想得美，你这种恶霸资本家，共产党不杀你才怪，告诉你吧，有人看见银江红军的党代表杜秀梅，就你家附近出现过！”

皮德贵一愣，面容失色：“此事当真？”

李文博一字一顿道：“我手下的人还能看错？——你小心脑袋吧，红军向来这样，先探点，后端窝，连他们的头号人物都亲自出马了，你看是你的脑袋硬，还





是他们的枪子儿硬？”

皮德贵双手抱拳：“李队长，银江老百姓的安危就要靠你了！”

李文博借梯子下楼：“好说，我这个人向来公道，你看钱广这事……！”眼睛盯着皮德贵。

皮德贵朗声道：“我再缓一个月，不计利息，老钱，这可是李队长的面子啊！”

李文博笑了，举起酒杯，说道：“皮老板这人我知道，很讲信用的！来！喝酒！”

是夜，银江剿匪司令部作战室静悄悄的，借着微光，一个黑影闪过，将桌上的一份文件拿走。这个黑影正要出门，却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黑影旋即贴在门后，看着门外的董雪君径直从走廊走了过去。

若大的剿匪司令部会议室里，只有参议赵北欧和方为雄的参谋长郝斌两人站在地图前。

赵北欧指着地图，说道：“目前，红军游击队还在鸡罩山一带活动，其左翼雾岭有我七十三团，右翼翟家庄是七十七团和七十八团，正面冷水铺是你们七十九团驻守，在侧翼二线青草沟一带，还有中央军的四个团布防，我计划月底发动进攻时，兵力全线压上，稳扎稳打，把他们挤压在雾岭一带全歼之！”

郝斌道：“这个计划看似完美，实际不易实施，就如同打跳蚤，一巴掌拍下去，它还会从你的指缝间漏掉，得攥成一个拳头，一拳砸下去，它就死定了！”

赵北欧转过脸来，疑惑地看着他。

郝斌继续道：“我七十九团在断魂山一带设伏，由雾岭和翟家庄的友军发起佯攻，共匪定会向断魂山一带转移，我部趁势将其一举歼灭！”

赵北欧思忖说道：“断魂山是一处绝境，红军如果遇敌就没有退路，他们会上当吗？”

郝斌摇摇头：“据我所知，杨山虎的红军都是本地农民，本是落草的盗贼土匪，貌似强大，其实没有战斗力，就一个党代表杜秀梅，还是个女人！”

赵北欧说道：“据说他们有炮，这就不能小瞧他们了！”

这时，作战室的门被推开，董雪君进来瞧着他们，诧然问道：“赵参议，你们还没休息。”

赵北欧点点头道：“哦，我跟郝参谋长商量点事，司令呢，还没回来吗？”

董雪君冷冷说道：“在尚之堂看小鱼儿唱戏，方团长也在！”

“方团长？他什么时候对唱戏感兴趣啦？”郝斌心里琢磨。





尚之堂酒楼舞台上紧锣密鼓，传来阵阵的叫好声。

舞台的后台化妆间，萧鱼平静的坐在镜前，她的右手有些发抖。这时，突然有人在后台间轻轻有规律的敲了几下。她站起来拉开门，外面没有人，地上有一个小纸团，她捡了起来，小心的看了看四周，关上了门，展开了纸条。

速告山里人，方为雄不日化装进山，此为我心腹大患，务趁此将其除之。——猴头

萧鱼看着字条，正要将它藏起来，突然，门被推开了，方为雄手里捧着一束鲜花走了进来，朝小鱼礼貌地点了一下头，惭愧地：“萧姑娘，我是来向你赔罪的！”

萧鱼攥着字条，冲他娇柔一笑，款款地接过了那鲜花，趁机将纸团塞进了花里，她看着那鲜花，微微羞涩道：“方团长真是客气了，小鱼儿那当得起呀，不过这花却是漂亮，那我就收下了！”

方为雄不无赞赏地说道：“萧姑娘真是国色天香，我刚才在台下注意看你，你的身形动作和我见过的那个女共党，简直如同一人！”

萧鱼闻了一下那清甜的花香，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方为雄，沉默片刻，无限温柔地说道：“怎么，方团长您对我还是不放心？”

方为雄摇头，摸出一张银票来，说道：“我这里有三十元的银票，权当是对你的赔罪吧！”

萧鱼大感意外：“方团长，你这是……！”

方为雄坦然说道：“萧姑娘，我虽是个团长，但我不喝兵血，不欺压百姓，我是一个穷军人，请你见谅！”

萧鱼摇摇头：“哦，不，我不是那意思，这钱我不要。”说完，她转身把那束鲜花插在了桌子上的花瓶里。

方为雄看着她的背影，无限惭愧地，又道：“我明天出趟门，如果我能回来，还会来看你的！”说完，他期待地等着萧鱼转过头来，萧鱼却只是一直低头摆弄着鲜花。

方为雄脸上的歉意丝毫不减，郑重的敬了个礼，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他又突然站住了，他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说道：“其实，我对那个凌飞怀有感激之情，她出枪比我快，枪法比我好，当时我和她只有数尺之遥，她却手下留情打飞了我的帽子！”他说完，转身出了门。

萧鱼终于转过身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若有所思，片刻，她又从鲜花里拿出那张字条。

且听，舞台上两个武生手里的枪花样灵活地来回地对打着，台下众人连连喝彩叫好。萧鱼轻轻撩开了幕布搜索着舞台下面，兴高采烈的谷天成和他身边的





侍卫们看得各个着迷入神。方为雄从观众旁边朝外走去，那是一个标准的军人，步履坚定，目不斜视。萧鱼瞧着他，一直到他走出了酒楼。

僻静的小巷一人夹着一卷书走来。在街角处，他忽而警觉地四下看了看，几声暗号，一位妇女从阴影里走出来，这人看见，又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朝她点了点头，上前一把握住了对方的手，满眼热情地：“秀梅同志！”

杜秀梅点头，压低声音说道：“王亚竹同志辛苦了！我这次带了三个人来，都是枪法一流的好手！”

王亚竹松开手，连忙说道：“可是原定计划改变了，你们得马上走！”

杜秀梅一惊：“怎么回事？”

王亚竹又看看四周，有道：“敌人突然加强了戒备，今天早上在监狱里枪杀了黄平和老毛同志，估计敌人识破了我们的计划，现在街上到处是敌人暗哨，你们现在有危险！”

杜秀梅焦急道：“可我们没有军事干部指挥，反围剿怎么办？”

王亚竹看着她道：“中央苏区又派了人来，但你们等不到他们了，老徐指示，你们马上去皮德贵家！”

“去他家？”

王亚竹点头道：“他的家丁和仆人都出去了，这是个好机会，后门没有锁，你们从他家后门潜进去！”

“好，给山里的武器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反围剿，我们太需要了！”

王亚竹看着杜秀梅，满眼振奋地汇报道：“四挺机关枪，还准备了一万发子弹，都送到张庄的交通站了！”

杜秀梅万分激动：“我代表山里的红军感谢党和老徐啊！”

王亚竹看了看夜空，连忙说道：“时候不早了，行动吧！”

杜秀梅朝黑影里一招手，邱木匠、鸭宝等几个游击队员提着枪出来，他们随着王亚竹走了。

这时，沈炎领着沈鸥从旁边巷口里走来，忽然见杜秀梅等人影闪过。他猛的拉住沈鸥躲在了墙角，杜秀梅没看见他，随即消失在黑夜里。他思索片刻，摇了摇头，拉着沈鸥回家去了。

尚之堂的包厢里，皮德贵和李文博却神态自若，两人还在喝着酒，李文博喝完一杯酒，亮了酒杯，说道：“我今天是遇到对手了，皮老板真是海量啊！”

李文博接着又道：“还有件事，特务队有人报告你买了不少枪支，你买枪干

